

第四章：船上

在船上，風大的時候，我會想到骰子。基隆港港邊的十八拉豆子，圍在香腸攤的附近，看著豆子在裡面旋轉。輸的時候，我們總會在下一把，讓清脆的聲音以及我們的吶喊，響徹整個廣場。

暈船的時候，更會想起那個下午。船板由鋁合金作成，很容易晃，就連靠在港邊都容易晃。出任務每次吃暈船藥，感覺也不是個辦法，但是硬著頭皮之下，也只能吃了，否則 24 小時都頭痛欲裂，像是有人拿榔頭打自己的前額。那個印尼人又躲在廁所，不出來，有沒有印尼人都真雞巴的八卦，忍物想要敲鐵門的衝動，只好走遠點，去餐廳吐。

一萬噸，長 160 米、寬 28 米，吊桿能力：SWL2.22 噸-8.6M，因為有吊桿，作為工作船是最常進出港的小船，像是這種小船很容易因為風浪的緣故，搖晃 30 多度，一下子振簸，跟呼吸一樣，重複感覺失重。冬天出不去，我從廚房出來後，坐在椅子上休息。因為這種小船通常都沒有船伙，自備乾糧、零食或者微波便當，優點是可以再退一筆伙食費。

伙食費可重要了，關乎於能不能每天再加個 500 元左右，聽說有些大船可以到每日 15 美金以上，若是平均算下來，既然要拿到外快，那麼忍耐一點，退伙的錢還可以加薪，這樣平均下來，一個月還可以多拿回 1 萬左右。

不過，沒得退伙的大船就不一樣了。大船有中央廚房，分為大廚，有時候也有二廚。好得廚師每天都可以變出新的菜色，中式、歐式、東南亞式，看廚師式哪國，不過公司為了省錢，會去找中國來的廚師，那種人可能原本是開計程車或者擺地攤，上了船也不會煮，所有有些船長乾脆說，反正你不會煮，不如把食材分的錢給大家自己處理了。

我想，這就是跑船人的毛病。既想要吃得好，又想要退伙。其實，再怎麼好吃的東西，吃久了也會膩，偶爾我會帶自己的便當放冰箱微波，但又被船長說我占用冰箱太多地方，只會出一張嘴。然而，那個印尼人在船上確實真的每天三餐，早上稀飯醬瓜、中午海鮮麵、晚上海鮮粥，這樣輪著吃，吃了三周，好不容易才修一周，不用看他繼續進食。

為什麼會討厭別人吃飯的樣子呢。我想。我也是一個雞巴奇怪的人，討厭吃飯發出聲音，也討厭自己微波後的的味道，或許是之前在貨船裡面，味道都不是很好，導致上了船之後，真的也無法吃下去任何東西。

船長頂靠在風塔塔座前，引擎急速，緩慢抵抗洋流，甲板前方就是黃色的塔架，我領著客艙內的工程師離開座位，有一位看起來略瘦、蒼白的男人因為解不開安全帶，還被困在椅子上，由於今天的船真的很晃，其它人扶著手把，站姿不穩；船長示意，我只好到他旁邊幫他解開安全帶。

「謝謝。」他有些不適地說。

「放心吧，出去就會好了。」我說。

船艙印著東方藍色大字，其他人站在甲板上穿裝備，準備爬上塔架。我算是能適應暈船，但懼高，每一次抬頭胃酸都會湧上。那個蒼白的工程師看見了風機塔架，嘆了一口氣。

我領著他，四周霧氣蒸騰，船上的紅色警戒燈沒有亮，雞巴，爛船長。十分鐘後，燈亮起，冬天很冷的時候，因為與海面溫差的緣故，像是泡了一杯熱紅茶，表面上便會冒煙，海面便會形成幾十米厚的海霧。我那台爛相機每次想要拍照的時候，就會無法在這樣的天氣裡面，拍出那種水氣與海的分界。

某次我看見陽光，大概下午三點，陽光會把海霧與海分開，海面會反射，有時候會灰一快、黃一塊。我把相片拍下來，拿給老婆看，老婆正在煮飯，沒怎麼注意到，我只好賭爛拿給小兒子看。小兒子看不懂，他便跑去看電視了。

印尼人也有小孩嗎？我看著他的背影，還有新的反光背心，唐突地想到這個疑惑。沒有吧，不然他怎麼願意跑這麼遠，不過腦袋換一邊想，有吧，就算他有十個小孩，好像有也不奇怪。

爬上塔架的最高點，有 50 米以上，應該可以穿過霧層。

因為我怕高，更因為我沒有任何 BST 的牌，總之，我想要爬，任何的機會都沒辦法辦到。大概過了 1 小時，對方的主任先下來了，這時船長去扶，他說，先回台中港吧，等他們檢修還得要 4 小時，先讓一些人回港。主任這樣說的時候，我跟印尼人就開始動起來了。檢查規範，做一些無用的程序，但任何人沒有做，公司的人事就會跳起來罵人了。我們點了點人，回程的比去程的人還要少，少兩個。

航路上，海面仍然是這種濃霧。很平靜，很適合航行或是飛行。想要買一台大疆 DJI 的 MARVIC 系列，或是輕便點的 AIR 系列，但是腦袋想了想，買一台上萬元的空拍機自己又不會玩，況且，自己並不想要在船上顯得那麼天真。

不過，像這種很漂亮的時刻，就會後悔自己為什麼不買呢。主任終於吐出來了，我們給他垃圾袋，裡面有船長早上放的香氛肥皂氣味，主任用力嘔了一次之後，又對著袋子裡更用力吐了，旁邊的人，應該是副工吧？眼神看著我，也不敢看主任，我撇開了眼神，算了一下應該沒東西可以吐了，便把廁所門打開。

每次清潔廁所時，總會好奇，這些穢物是怎麼進入海底的，船在行駛時，難道不會因為水壓導致往回倒灌嗎？馬桶什麼也沒有回答。船長是個熱情的人，說話很客氣，只是有時有些兩光，像是今天就忘記把航燈打開。

我看了看錶，手機 LINE 訊息響起，印尼人在旁邊，趣味地看著手機裡的新聞。我想，我應該要明白船的構造、航行原理才對，畢竟拿到三副的票，也應該輪機原理多少懂一些，但自己就是沒那麼有好奇心。看著船長那呆樣，那傢伙應該也不懂才對。

回到港會交一次班，換換制服，拿狗牌回內勤放，就可以回家去。船長下船時拍拍我的肩膀，叫我等等去辦公室一趟。上完廁所，用手沾沾水後，看見印尼人神祕兮兮地說：「My last day.」

「啥？」我沒個好口氣。

「我要去 Towing。」印尼人說，「今天就走。」

「Towing 有多少。」我問了他想回答的問題。

「很高，3000 dollar per month.」他笑得非常非常好。

不知道為何，我感覺有些不滿，一邊換算美金，一邊走進船長室，他拿了三包麻花捲，說是東港來的，並且請我吃。今天我有點控制不住自己的嘴，於是就把印尼人說過的話，再老實地加油添醋一番，丟給了船長，想看他的反應。

不過他沒說什麼，這樣的反應令人不禁懷疑起，他是否已經早已明白一切。他吃著冰箱裡已經滷過，自己家帶過來的豆乾與茶葉蛋，切成一塊一塊，像是精心擺置的料理，經過了烹飪者的細心安排，看起來十分美味，再加上他吃著麻花捲發出來的聲音，不禁讓我吞了口口水。

「吃嗎？」他指著盤子內的豆乾，拿了一根牙籤給我。

這是一種極大的諷刺。事實上，船長在群組裡總是被叫成白癡，當然，他本人並不知道。有某個船員組成的匿名 LINE 群組，裡面大概九百一千人，船長被傳得很兇，說是他總會向船員兜售自己家的豆乾與茶葉蛋。

當然，我們也被他煩了幾次，最後就直接無視。看他準備要拿出那袋保冷袋的時候，我總是走多遠就走多遠，一開始印尼人還會多少捧場，但最後，船長跟他收錢時，他的表情就像是中了陷阱一樣，扭曲至極。

但吃的事情總是這樣，下船的時間總是想要吃點什麼，因為在船上被多走的時光、味覺都太多了，一下班之後，總會無法控制自己的食欲。看到路邊攤、麵包店，就會先問一下自己的肚子，如果不餓，那麼吃東西總是唯一的娛樂。

「不吃嗎？還有，」老闆從櫃子裏面拿出一封牛皮紙袋，「你的信，兩封。」

「不要寄現金，丟了很麻煩。」船長給信封時多嘴了一句，我聽了火氣整個上來。

我拿走了出勤獎金以及牛皮紙袋，走出公司才慶幸自己一句話也沒有對著船長透露。從置物櫃裡面換上外套，由於過了兩周，那外套裡面還有兩周前載全家買的礦泉水發票，我隨意捏起、柔爛，扔在菸灰缸的鐵盆裡，裡面積水，水呈現茶色。還有一罐可樂罐。

撥了通手機，用遠傳的，因為遠傳在看得到的路地的地方，都還有訊號。「今天有人在家嗎？」我問。

「有，但是我沒煮。」電話那頭的聲音，有些冷清。

「好，那我去阿清那邊吃。」

「恩。」

我把電話掛斷後，覺得有些後悔，忍不住把音響的聲音調到最大，裡面播著廣播，一樣，是半個月前的節目，主持人沒有變，節目廣告沒變，但是話題變了，轉到新聞，聽到外國機師叭叭走，讓防疫破功，我忍不住罵一聲幹。就是有這種人渣，害我們做水牢，跑大船都像是蹲監獄，受不了。

阿清是一名廚師，只做私人料理，聽起來很那個、很厲害，不過他都是做這種朋友間，半個月、兩個月一次的聚會，因為之前在辜氏當副廚，要弄各式各樣的料理，真的說他多高級嗎？其實也沒有，但是要酸能酸、要辣能辣，能夠滿足印尼仔、緬甸仔、菲律賓仔的阿清，除了很好聊，自己也會每個月研究新知識，像是人員船 CTV 的工作，就是透過他介紹給現在這個茶葉蛋船長的。

在阿清的家前面停下，他家的空地事一塊挖港廢土填成的停車場，鋪上軌道小石，走起來咖次咖次。走進他家，發現裡面沒人，在他的門口撥 LINE 給他，也接不通。

等待時，陽光隨著雲沒入了堤坊邊。野狗從漫長的午睡醒來，往市區移動。

遠處，看見阿清牽著他的狗，以及手裡拿著電動控制器的東西，遠處就能聽見一陣機械轉動聲音。他向我揮手，狗也朝著我吠了起來，阿清用腳踢向狗，狗沒有被踢中，向旁邊跑了一圈後，回來廣場這，不吠了。

天空中，空拍機緩緩下降，落在阿清的手中。他笑著跟我說，這機是人家二手買來，有一次吃飯的時候，拿給他玩，結果回去台中港的時候，卻忘記拿走，只好傳 LINE 請他幫忙充電。

「這臺是哪台？」我興致昂昂地看著他手上的大疆。

「咪膩二，不用註冊，也不用受訓，小於 250 克，隨時隨飛。」阿清說，「要不要合資買一台？」

「這樣讓我很心動欸。」

我們又在外面玩了一下，他的狗也跟著我們一起跑著。天已經暗下來了，我們找了附近唯一一根電線杆，在在那邊比較有訊號，也不知道為什麼，這個早已腐蝕，根部錯若不堪的電線杆為何還沒倒下，我們玩了幾個功能。廣角、球型，最後我說，之前看影片，可以讓它停在手上，這辦得到嗎？他說，你得先熟悉個一兩天吧。我說，不行，現在就讓我試。

條件說是光線充足，高度三十米以下的時候，它能夠在誤差 10 內公分地方停下來。比手機上看到的機子還要小，感受上像是一個會飛的小盒子，晚上光線不佳，阿清嘴裡碎念著「會掉下來」、「賠錢」，我看著天空，跟他說：你很吵

欸，先閉嘴啦。

「你為什麼都不回家呢？爸爸。」兒子問。

「這是你媽教你問的嗎？」我看著他。

他想了想，對我說，「不是，是我自己想的。」

他媽的，你媽又不煮菜，我怎麼回去吃，回去要吃什麼。而且問這什麼白爛問題，到底學校怎麼教他的，她媽到底怎麼教他的？什麼叫做自己想，老子活了這麼久，自己怎麼想都不知道，你又知道了。咪膩二像是竹蜻蜓，那種小時候玩的竹蜻蜓，降落在我張開的手掌心中。

——

由於我不喜歡聞到蒜頭的味道，但喜歡吃炒熟的蒜頭，所以就不跟著阿清一起切菜了，主要是他拿食物，丟給我炒。他的意思是，食物只看比例，火開了都一樣，只要知道怎麼翻炒，白癡也能當大廚。他說，就跟兒子一樣，你不教，別人也會教，不一定要你來教，誰來教都一樣，他腦就這麼大，你跟他講一大堆，他自己也會過濾，比例問題，你看你的比例是這樣，他老媽的比例是那樣，怎麼贏？我說，我又沒有他講那麼多，我對他都很好，上國中前都還主動找我一起洗澡。

阿清不置可否，但也沒有繼續講，抓了一條黃魚就往鍋子裡扔。

我想換個話題，於是問他，為什麼不繼續上船開伙了，應該比現在還要好很多吧？我說的很保留，因為我看他休業也快一年了，倒是興趣越來越廣泛，之前流行一陣子行動賭場，他就開著露營車，到飯店下停著，讓那些跑大船，沒辦法回家的人，有著一些娛樂，輸贏不大，大概五千一萬，但也玩得充充實實。他也不只單純當莊家，大多時候都跳下去一起玩，我偷偷記，大概也虧了十萬左右，他本人也沒怎樣，照常請大家吃飯喝酒。

我很羨慕他，他背後應該還是有些基底，不然不會有這種做興趣的感覺，讓人覺得他無時無刻都很輕鬆，而且看起來也沒有老婆小孩，否則，照他這樣做人，要馬很多外面的女朋友，要馬老婆沒在管。

「當然，現在經濟不景氣，誰都想要工作。但是，我也不想要跟外國人共處一船，你看，要是他們哪個有病毒，我不就完了？現在悠悠閒閒也很好，況

且，我也養狗了，狗也要人陪，不然就只能送人或者放生。」幹，他這樣一講，我就更羨慕了，真的很想知道他為什麼可以這麼輕鬆，奇妙的是，當初在辜氏公司的時候，看起來沒那麼輕鬆自在啊，難道中樂透？還是其實他本來就很低調？

我認為是前者，事實上，我們這些人其實都是靠著阿清的八卦在找工作的。在這裡開始當私廚之後，阿清透過許多傳聞，將這些傳聞以可信的邏輯，組織成為真實，事實上，所有人都無法親眼驗證所有事情，例如海上出勤費會不會被 A 走？船公司是不是掛羊頭賣狗肉，說的跟做的不一樣，到海上就變臉？有沒有那些船的船長很鴨霸、或者根本就是殘廢豬？在 E、Y、W 公司裡面，要怎麼跟老前輩相處？阿清把傳聞留在自己的心中，並且無私地分享，透過所有找他吃飯的船員、機長甚至是工程員或港勤，他就可以組成事實。

阿清準備了花枝、白飯、印尼帶過來的黃咖哩補充包混大蝦，這算是今天的主菜，一鍋螺肉蒜湯，吃到中途，還想起來瓦斯爐上面還有一條正在燜的黃魚，醬油與青蔥都呈褐色，乾黏，阿清裝了一杯水，倒入，說沒有水會不好吃，再等一下吧。飯後，我坐在沙發上，看著電視裡面有哪些節目可以看。NEFLIX，這就跟 MOD 一樣，他走過來，把畫面一轉，我看到他看到一半的戰爭片，於是就接著放。

他洗好碗後，也坐到我旁邊，通常這種時刻，就是可以問各式各樣問題的時候，我說：「海洋重工你知道嗎？之前有貼出來，看不出來是招船員還是招爬風塔的人啊？」

「那個啊，我聽我朋友說的。」阿清看著電視說，「好像滿認真的。」

「受訓內容嗎？」

「對，主要是找船員，培養工程員來入門。」

「不是詐騙？」

「不是啦。」他笑著挪動他的卡稱，好像是我講了什麼笑話。

「當然有詐騙，詐騙到處都是。」我說。

「你的上一份約到期了喔？」

「到九月啦，但我一直有聽人家說海洋要開這個實習，想說來打聽打聽。」

我們停下交談，看了一下會戰，敵人拿槍躲進壕溝陣地，探頭的人鋼盔被打飛。阿清又說起壕溝陣地的起源，來自於城堡砲戰的延伸，躲在土裡面讓陸軍陣地可以繼續推進，以及靈活調度機槍陣地，廣泛用於二戰之後。幹，他怎麼可以有那麼多有的沒的廢話，說的好像他真的打過二戰，我說，那當兵時叫我們一直拔草挖洞，不就未來可以用來打共匪？他點頭說，你答對了。

「講到打仗，你知道有個中校退下來的海軍，在綠公司跑船嗎？」他說。

「有終身俸，又能跑船，太爽了。」

「真的吃人夠夠。」我說。

「人要會想真的很重要，你看，不用打仗，還可以拿大票來換綠公司的票。」一聽到是長榮，我馬上心生羨慕了起來，算一下他的薪水，如果是三管三副好像漲到 15 萬一個月了，再加上中校，不知道他是在年改之前還是之後，如果是之前那有六萬，之後只剩下四萬五，靠北，這個人一個月竟然有 20 萬。阿清算完他的薪水，也跟著我嘆氣起來，戰車壓過泥土，壓過士兵的屍體，躺在旁邊的士兵，突然倏地站起來，爬上了戰車的觀測孔，扔入手榴彈。「死好啦！」我和阿清大吼，那個士兵表情平靜，在一陣機槍聲以及弦樂聲中倒下。

「像我就沒有機會了，」阿清指著電視，「你還有。」

「我有個懶毛？」

「你知道 DPO 訓嗎？」阿清說，「看起來你是想要再換一張證的人啊。」

「DPO 不是研究船才需要嗎？」

「現在風機工作船就得要用啊。」阿清說，「之前有個新加坡的，他就是在新加坡受訓兩年，當實習生還是有薪水可以撐著，最後出來 DPO MASTER，每天 200 到 500 美 usd 喔。」

「那是外籍船吧？」

「要賺就賺外國人的銀兩啊，我們國家吐了那麼多錢給他們，總該由我們回收吧。」

空氣瀰漫一股濃重的味道。阿清喊幹跳起來，衝到廚房，打開鍋子，裡面的魚已經化為黑炭，沾黏在鍋子上。我看覺得很好笑，阿清這種兩光二廚，怎麼還有辦法在船上煮飯？他滑手機找有沒有除鍋巴的方法，我查到可以倒可樂在鍋裡面煮沸，然後刮一刮，鍋巴就沒了。夜裡，我開著車去買可樂，看到旁邊有賣洗衣粉，乾脆兩個都拿。

我們將可樂與洗衣粉一半一半放入鍋內，開火煮滾，這時候誰都沒有看電視了，怕可樂燒焦，我覺得這電視很方便，還能暫停。期間，我問阿清這電視節目的租費是多少，他說大概一個月三百吧，我說，那也還可以，還比第4台便宜，想到第四台就會想到家，想到家就會想到自己的老婆跟兒子們。

最大的那個，應該也有能力負擔自己的生活了吧。養他養了這麼久，上了大學之後，也沒給家裡打過幾次電話，他媽也很擔心他到底有沒有在上課，我是覺得沒差，講幹話一點，誰這個年紀不是一直玩，在那邊多擔心有個鳥用，但是這話一說出口，老婆也不開心，問我，說這種話冷淡讓你覺得很爽嗎？我也只能閉嘴了。好吧，我想了想，要讓他老媽不擔心的方法，這個死兔崽子一點也不擔心，也不想，最後要面對他媽情緒的人是誰，是我好嗎？那我只能下唯一的辦法了，誰都不想當黑臉，就我自己當黑臉啊。

每個月寄錢回來的時候，我就大概知道他有在打工了，否則一萬這個數字，他應該捏也捏不出來。後來，我有跟阿清討論了一下，每個月叫他給一萬，會不會太多，阿清回的也有道理：那傢伙學費快要六萬，錢還是你出，等於是讓他自己繳學費，你想想，你不是也是在國中就在船上幹到現在有副票嗎？誰給你資助？沒有對吧，所以在這個年紀學習一點責任感很重要，現在你讓他恨，未來他就不會恨你。

「我也是這樣覺得。」每次跟阿清聊孩子們，總會意外地契合。

「養小孩嘛，你覺得你能控制，但實際上不能，只能當狗養。」

阿清把廚餘放入盤子，走到戶外，一打開門，阿清的狗就向他奔來，阿清順摸著他的毛，把晚餐放的他的眼前。我想起來大兒子也問我，能不能養狗，我說，你問過你弟了嗎？他說，問過了，弟弟說他也想養，也會照顧牠，我說，你問過你媽了嗎？他猶豫了一下，跟我說，問過了，但不准我們去寵物店

買，要去領養，而且要自己照顧牠，我嘆了一口氣，但也想不起來，最後是拿什麼理由拒絕他了。

「要是他那時候養狗，我一定再多跟他收一萬。」我說。

「也沒這麼貴啦，你看我也是隨便餵餵而已。」

阿清把可樂、洗衣粉、浮油以及魚皮殘渣倒入空地旁邊的水溝，裡面有水，不太乾淨，水體白白的，有股奇怪的味道。阿清說，這附近晚上七點後，會有洗澡水的味道。我想起來阿清的那台賭博露營車，叫他帶我上去看看，不過他想了一下，面有難色地說，他賣掉了。我說，怎麼會賣掉呢？他說，缺錢就賣掉啦，而且現在我也怕那些外勞，我怕得武肺。所以你真沒收入了喔？我問了今晚最想問的問題，他點頭，說，反正到時候缺錢，就在回去風電大船上工作就好了。

換我滿肚子疑惑了，阿清也老大不小了，我跟他在辜氏船隊認識的時候，就已經 35 歲了，我待了 7 年，他待 6 年，下船的時候他還說要換票，換去陽明。表面上看不出來，但我猜他大概心態上跟財務上出問題很久了，滿心想叫他去船上工作，但是話題繞來繞去，他還是不想要上船，說現在外面病毒很可怕。

「唉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跟你說欸。」我嘆了口氣。

「不知道怎麼說就算了啊，先喝。」他倒了一杯高粱。

「沒有冰塊啊。」

「冷凍櫃有，去拿點。」

原本還想說可以開著他的車，去哪裡兜風一下，結果變成兩個男的在這裡喝高粱。他說，喝多一點，就會像是在開車了，我說，在船上訓練過，海上不暈，陸地上也很難喝暈。喝喝喝，再說話，他說，結果自己杯子也拿不穩，狗舔起冰塊，我把牠趕到旁邊。「那麼會找工作，為什麼不給自己找一個啦。」我說。

「找你一個卡稱啦。」他說，「你這樣工作有比較好嗎？」

「至少老婆可以閉嘴。」

「我沒老婆小孩，牠自己就會閉嘴了。」阿清又從酒杯拿一顆冰塊給狗舔，我阻止他，要是狗舔一舔舔醉了，腎衰竭就死了，自己小時候唯一養的那隻狗就是被我爸這弄死了。我們倆精神特別好，也不知道為什麼，以往在啊清這裡就只是吃了飯，回家後就沒事了，為什麼今天會這麼特殊呢？

意識模糊之間，我想了很多，或者那其實也不見得是想，只是流過去腦中的記憶。早上吃茶苯海明的記憶、甲板上的記憶、廁所很臭的記憶、午餐又吃了一顆抗痛寧，實在是暈船痛到靠北，才去幹了一顆來吃。印度仔下船前，講了要換船的記憶。或許是換船吧，才會讓我跑來找阿清問這麼多，問一大堆，原本以為印度人跟其他人一樣，只是外勞，結果竟然可以換到其他船，還昇一階，靠北。

幹你娘——，我在自己的車裡找藥，我記得車上有放一罐治痛丹，但是到處都找不到。被風吹一吹之後，才想起來我找的根本不是我的車，是阿清的貨車。只好半爬半走地跑去開自己家的車門，柔爛副駕駛座上的雜物，打開置物櫃，把裡面不知道放幾萬年的礦泉水，以及那罐要混著吞下去，又吐了一下，才感覺好像好點。

屁屁底下有東西，我攤開一團紙，剛剛被我柔爛的紙。
那是數十張千元鈔票，以及沒有署名的牛皮紙袋。

——

這是一個辛苦但是有成就感的職業。清晨，董事長對報紙說的標題流入我腦中，這個幹話幹到我從宿醉中清醒，想了想，幹嘛火氣這麼大，反正也不是對我們船員說的。一醒來，在車內的坐墊夾縫裡找到手機，打開 LINE 匿名群組，又再說伙食很爛，我忍不住上去嘴幹了兩句，又偷偷刪掉。

奇妙的是，今天早晨心情特別輕鬆，我走回阿清家，看到狗整在舔他的手。我摸了摸牠的頭，便跑去尿尿，順便洗了澡。洗完澡之後，又在沙發上滑了一下手機，換了暱稱，繼續在群組潛水。我看阿清還沒醒來，於是從阿清的櫃子裡，拿了一袋塑膠袋，去幫他買早餐，順便幹走他的機車。

港邊的海鮮粥響應環保，不知道老闆娘又聽了他女兒什麼，總之拿塑膠袋裝塑膠袋裡面的粥，折五元。天氣很好，那種冬日高冷的天氣，我想起大兒子，想起小兒子，想起從副駕駛座的牛皮信封裡抽走，拿去买粥的一千元，想起老婆，哼著茶葉蛋船長每次都在船上播的破歌。

海濱野狗群聚，在堤防線悠閒地散步。我經過牠們，本想說些什麼，但是牠們的眼睛也充滿疑惑，於是就算了。群組裡面吵起來，正在抓誰早上偷偷放話，又偷偷改名，有點捨不得就這樣回去，我沿著台 17，彎入環港北路，攤販們正準備擺攤，從麵包車卸下保鮮箱。

風機正在頭上轉著，這幾臺看起來不大，在海上感覺比較大。海鮮粥的老闆聊天時說，他女兒現在準備要港務局上班了，等等要幫她弄早餐。我看了看錶，大概六點半，遠處高美濕地尚未有人。不想要騎去市場，不然會遇到熟人，我就這樣直接回去阿清家。一路上，我好像有些同情他，不知道是酒醒的感覺，還是某種錯覺，我覺得我好像拿走了他沒有的東西，不算是偷，也不算是搶，就只是從他那邊拿到了什麼，而那個東西他原來就沒有擁有過，但我卻有了。

天氣晴朗，我想起昨日海上的霧。以及 35 公里之外，風電機組上那個男人。尚未有調度出航的消息，也就是說，這次在常態檢查上面，他已經在風電機座裡面待了 10 小時了，我忍不住好奇起來，那個男人吃飯的樣子，在風機塔座裡面，霧的最高點，吃下乾糧的聲音會不會很安靜。

早上是所有人都計畫著一整天的時光，打哈欠會流出淚，閉太久眼睛會失去意識，以往我出門的時候，清晨，或者深夜，我的大兒子或是小兒子都睡了，看著他們的睡臉，我就像是把自己留在家裡，而身體擅自走出門。但是如今，那個還待在家裡的我，好像已經跟了上來，回到這個堤坊。

打開車門，阿清的狗走到我旁邊，我摸了牠，並且拿起牛皮紙袋。裡面確實一句話也沒有寫，就像是無言的恨一樣，但也確實裝了十張一千元，並且寄到了我的收件地。我想起來，我對他說過的話：「有種不回家報平安，就要有能力出孝親費。」他想了很久，只說，「好。」

他一定覺得，我毀了他的人生。我想。

「你會覺得你爸毀了你嗎？」我問阿清。

「這三小問題。」阿清說。「我後來毀了他了。」

吃完早餐，我看群組內，另一班終於要出航去接人了。今天天氣不錯，潮位查詢系統在 45 公分左右，很輕微，適合返航的心情。我們看電視看到中午，才上車道別，途中，阿清才說，沒有啦，是工作毀了我，我說，啊不工作做

啥，甲賽？阿清說，工作讓人感覺每天甲賽。

開車回去的路上，我突然好奇起 5 年後，會發生什麼事情。5 年後大兒子應該也從打工的地方，要馬離職、要馬做本科系的工作，為求個穩定，他不會選擇補習，應該會考個國考，或者去做很快有薪水的地方。然後他就會發現，比起身邊的人，心態、歷練上，已經帶領他很遠了——，很奇妙，就像是真實存在過的事情，也確信會存在，這似乎就是從阿清那邊帶走的感覺。

讓你恨又怎樣？你會來不及恨的，太多東西都要恨了。

群組裡突然聊起工時，有個不知道剛畢業的毛頭，質疑說，為什麼可以工作超過 10 小時，根本不符合勞基法啊。三副鳳梨跟他說，船員是用船員法，沒在鳥勞基法的，我在職的時候是實領到手 34890，加伙食 210 元乘以 30 天，然後沒出海獎金，每天 12hr，而且多上一週也不是 1.5 倍薪。小毛頭沒有回答，其他人則是附和，船員開始減價了，去年還沒那麼多商船的人下來，現在大家搶破頭。

接著就陸陸續續有人開始丟問卦，聽過峰達海運嗎？焜陽斯密特船長薪資？聽說國際海洋出去一次 6000，旺季做二週休一週。老狗頭貼的人說：「國際海洋不好。」

三副鳳梨問：「你不想去嗎？」

「有更好的地方。」

「很棒，有其他吸引你的地方，指條明路吧。」

到紅燈結束前，老狗都沒有再鳥鳳梨，我輕輕踩下油門，車子引擎轉動，我想了一下 DPO 訓，又看了一下窗外，天氣晴朗時，61 快速道路上，可以看得離岸風機。好幾兆好幾億，那是種機能，最高效率地轉化風能，而被研發出來，像是鑽，壓力、溫度，為了一個目的而誕生，純粹的美。我又想了幾種可能，老狗也許只是吹吹牛，事實上，能有 DPO 證照操作工作船之類的船長，還得再多花 2 年 10 多萬受訓，又或者他說的是真的，可能有一艘外籍船，真的載金載銀又低調。想這些真無聊，我想，反正我也沒機會了。

兒子已經認了他的命，那我也得任我的命。我想。

一下子想到在阿清的沙發上，算著月薪的晚上。一下子又想到早上買粥的

空氣。一下子想起與阿清在台北港停下，我們一群船員拿著剛到手的薪水，比起現在不算多，但捨得揮霍，捨得去錶店，配一個號稱不會生鏽的錶，傍晚時分，在廟口撒十八拉豆子。一下子才發現，車子已經停在地下室，怠速的引擎吐了一口氣，自己不知道坐了多久。

下車時，我抽出皮包裡一張千元，想要放進兒子的牛皮紙袋，卻發現皮包裡的鈔票太過破爛，比不上那種銀行領的新鈔。於是我翻了翻，找出昨天船長給航行津貼信封，拿了一張千鈔，慢慢地、慢慢地把鈔票推入褐色的信封中。